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蜀山剑侠后传

还珠楼主◎著

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齊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齊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蜀山剑侠后传

还珠楼主◎著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山剑侠后传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71 - 1

I. ①蜀…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883 号

点 校：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马合省 责任编辑：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9.5 字数：28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还珠楼主小传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为官。其父元甫，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为人清廉正直，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设馆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闺秀，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聪明过人，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能吟诗作文，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论》长文，被誉为“神童”，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神童”大匾，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不幸十二岁丧父，家道中落，家计难以维持。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一妹，顺江而下，至苏州投奔亲友，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勉强度日。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今苏州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恋人名叫文珠，比李寿民大三岁，为邻右之女。虽非绝代佳人，却也相貌清秀，性格温柔，尤善琵琶弹奏。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龙门阵”。一来二往，两小无猜，爱苗在不知不觉中茁壮成长。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又是长子，故从

二十二岁起，便不得不停止学业，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起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渐至鱼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想。据说他的小说《女侠夜明珠》，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

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仅使他找到了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李寿民初到天津，经人介绍，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因其才气横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是留英学生，与李寿民一见如故，义结金兰。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不惯军旅生活，且性格强傲，不肯唯命是从，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对傅作义冷嘲热讽。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一笑了之。此后李寿民的职业很不固定，做过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秘书，天津《天风报》的编辑、记者，还为名伶尚小云写过剧本并结为金兰之契，又曾以“木鸡”（取意于典故“呆若木鸡”）和“寿七”（“寿”指长寿县，“七”指排行老七）的笔名发表短文，接着又进入天津邮政局，当了一名小职员。由于小职员的薪金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又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不料这一来，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占地达二十余亩。孙家二小姐孙经洵，比李寿民小六岁，虽貌不惊人，但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性格坚强。起初，李寿民因初恋的隐恨未消，心如止水，对孙经洵并未在意；而孙经洵乃大家闺秀，对于李寿民这个憨厚的老师，也没有一见钟情。然而不知为什么，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时陷入了情网。

那时正值民国初年，社会风气虽然有所开放，但封建思想依然根深

蒂固，因此他们的恋爱仍如张君瑞与崔莺莺那样，只能在暗中进行。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孙仲山首先以“门不当，户不对”以及“师生相恋，败坏家风”来训斥女儿，结果无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利诱李寿民，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将李寿民炒了鱿鱼，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

然而爱情犹如燎原之火，是很难扑灭的。他们居然想出了一个传递情书的绝妙办法：双方将情书用橡皮膏贴在孙仲山上下班乘坐的汽车号牌后面，李寿民等孙仲山上班后到大中银行门口取信，孙经洵则在孙仲山下班回家后取信。孙仲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专车倒成了女儿与李寿民的邮车，自己也被迫当了一回红娘。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孙仲山自然怒不可遏，一个耳光将女儿打倒在地。这一耳光不仅没有打消孙经洵婚姻自主的决心，反而打得她离家出走。

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甘休，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他仗着财大气粗，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将李寿民投入监狱。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李寿民又未犯法，经段茂澜从中斡旋，李寿民便获释放。孙仲山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开庭审判。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控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故记者云集，法庭座无虚席。但孙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当审判到关键时刻，孙经洵突然出庭做证，大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更是无言以对。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此案在当时的天津曾经轰动一时，家喻户晓。李寿民后来即以此事为素材，写成了小说《轮蹄》（又名《征轮侠影》），这也是李寿民唯一的一部言情小说。此案虽了，但翁婿之间的怨恨却终生未解，互不往来。据说《蜀山剑侠传》中那个生相丑恶、专吸人血而神通广大的绿袍老祖，就是影射孙仲山的，足见李寿民对岳丈的怨恨之深。

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也为了报答孙经洵坚贞不渝的爱情，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而是想方设法赚钱。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寿民与孙经洵才正式结婚。婚前孙经洵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身为处女，并登报声明。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婚礼采用西洋式，相当隆重，主婚人为段茂澜，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后来认为义女）。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养育了七个子女。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观海”中的“观”字，即观承、观芳（女）、观贤（女）、观鼎、观淑（女）、观洪、观政（女）。

1932年是李寿民时来运转的一年，在这一年，红鸾星和文昌星同时在他头顶上高照。新婚不久，天津《天风报》老板鉴于他曾在该报做过编辑和记者，又不时发表短文，文笔优美动人，便请他写一部连载小说。李寿民虽未写过小说，却自信可以胜任，于是一口答应。写什么呢？他立即想到了武侠小说。首先，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北方大行其道，十分流行；李寿民也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其次，李寿民从七岁起，三上峨眉，四登青城，总共在山上生活过一年半，对这两座名山的一丘一壑、一涧一水、一草一木、一观一寺，无不了如指掌，并做过详细笔记，画过游览草图；同时结识了不少和尚道士，听了不少新奇故事，还学会了练功练气。这一切都是武侠小说的极好素材。那么使用什么笔名呢？李寿民觉得“木鸡”只是自我调侃，“寿七”又有点粗浅，一时委决不下。这时孙经洵说话了：“寿民，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还珠”既是一个典故，又暗指李寿民的初恋对象文珠，可谓妙不可言。李寿民既佩服爱人的才思，又感激她对自己的理解。因此从当年的7月开始，便以还珠楼主的笔名，在《天风报》上连载《蜀山剑侠传》。不料作品一经发表，《天风报》的发行量便直线上升。不久，天津励力印书局（后改名励力出版社）又将该书结集出版，销售依然火爆。于是还珠楼主一鸣惊人，文名鹊起。从此一发不可复收，此书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总字数将近

五百万，还没有写完。《蜀山剑侠传》一炮打响后，又陆续推出了《青城十九侠》《蛮荒侠隐》《边塞英雄谱》《云海争奇记》等，皆大受欢迎。

李寿民为了更大的发展，便带着天津给他的两大礼物——终身伴侣和作家名望，移居古都北平，并置了房产，成为职业作家，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除了续写在天津的未完之作外，又陆续推出了《轮蹄》《皋兰异人传》《天山飞侠》等。至日寇侵占北平时，李寿民已经推出了八部小说，成为一位享誉平津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名声，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先是汉奸周大文请他出任日敌电台伪职，被他一口拒绝。接着，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亲自出面劝驾，仍遭拒绝。事有凑巧，有徐姓出版商看准了出版李寿民的作品可获厚利，欲将其出版权从天津励力出版社挖过来，也遭到了李寿民的拒绝。姓徐的一怒之下，便托其为日寇当翻译的亲戚，在日寇面前诬陷李寿民为“重庆分子”，加上李寿民两次拒绝出任伪职，于是被日寇投进了牢狱。在狱中的七十多天里，李寿民受尽了各种酷刑，如鞭笞、灌凉水、用辣椒面揉眼睛等。李寿民的获释也颇有戏剧性，除了孙经洵四处求亲托友斡旋外，还与他精通卜卦有关。一个日军大佐请李寿民为其算卦，竟算得丝毫不差。加之日本人又找不出李寿民为“重庆分子”的任何证据，才被释放。李寿民本来颇通气功，身强体壮，经过七十多天的酷刑折磨，身体几乎垮掉。其视力损伤尤为严重，以致后来只能写大字，不能写小字，创作全凭口述，由秘书记录。

李寿民出狱后，略作休养，为了躲避日寇和汉奸的再次迫害，便只身逃到上海。上海人本来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所以此前李寿民的小说只在北方流行，在上海少有读者。因此李寿民初到上海时，仅靠卖字糊口，无力养家。后被颇有眼光的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发现，为他安排了住处，请他继续写作，并约定由正气书局全权出版。于是李寿民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除了续写平津未完之作外，又推出了二十几部新作，如《武当异人传》《柳湖侠隐》《峨眉七矮》《蜀山剑侠传》《冷魂峪》《北海屠龙记》《虎爪山王》《黑孩儿》《青门十四侠》

《关中九侠》《万里孤侠》《蜀山剑侠后传》等。一向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上海人，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一下子迷上了李寿民那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新神魔小说和新武侠小说，以至出现了“还珠热”的盛况。李寿民在上海的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平津，而且盖过了所有上海作家。由于他的小说都是边写边分集出版，所以每当新作一出版，书店门口便会排起长龙。他的巨著《蜀山剑侠传》还被改编为京剧连台戏，在大舞台久演不衰。由于作品广受欢迎，供不应求，李寿民子女又多，家累甚重，不得不同时口授几部小说，每天都在一万字以上。而各部小说的众多人物和故事（如《蜀山剑侠传》有上千人物和上百故事）却井井有条，纹丝不乱，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才情出众，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这种巨大的压力使他染上了烟霞癖，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一大祸害。

直到抗战胜利后，社会初步安定，李寿民的稿酬也相当丰厚，才把家眷由北平接到上海，全家得以团聚。

然而正当李寿民踌躇满志的壮年时期，其创作事业也进入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却因时局的巨变而使其创作之路走到了尽头。一向风行民间的武侠类小说，似乎突然变成了洪水猛兽，“谈武侠而色变”的气氛笼罩于九州大地，图书馆也统统将其束之高阁，禁止借阅，以至于武侠类小说完全销声匿迹。这就是李寿民的大部分小说皆被腰斩、成为断尾蜻蜓的唯一原因。这是李寿民无可弥补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无可弥补的遗憾！

李寿民的最后十来年，一度暂居苏州，旋又移居北京，都是在惶恐中度过的。他虽然没有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并前后任上海天蟾京剧团、总政京剧团、北京京剧三团的编剧及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为剧团写过不少剧本，但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笼罩在他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数十部小说似乎都变成了深重的罪孽，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更像是变成了憧憧魔影，使他挥之不去。于是他把自己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一本不剩。这种恐惧感和负罪感，使他犹如惊弓之鸟，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这倒帮了他一个大忙，使他

在那场“放长线钓大鱼”的政治阴谋中没有上钩，保持沉默，从而侥幸成为“漏网之鱼”，逃过了一劫。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那“批判的武器”的致命一击。1958年6月，一篇《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的文章，便把他打成了脑溢血，虽经抢救脱险，终造成左半身偏瘫，生活无法自理，自此辗转病榻两年有余。当他口述完历史小说《杜甫》，秘书以工整的钢笔小楷记录下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的描写时，李寿民对妻子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第三天，即1961年2月21日，还珠楼主终于与世长辞，终年只有五十九岁，恰与一生坎坷的中国“诗圣”杜甫同寿。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李寿民虽然一生坎坷，结局凄惨，但他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古老的文明祖国。他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总计达一千七百万字的四十部小说，还有几十个京剧剧本。他的《蜀山剑侠传》更荣登于香港和内地两个专家组评出的两个“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之上。他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新神魔小说，为中国小说增添了一枝璀璨的奇葩。他的小说曾为一代人所着迷，并将永世流传。

裴效维

2011年12月15日于北京蜗居

目 录

还珠楼主小传	裴效维 1
第一回 随颶入遥空 天宇混茫伤只影 飞身同一叶 卿云缥缈遇真仙	1
第二回 宝气明霞 力援爱侣 疾风劲草 苦斗神魔	15
第三回 瑶草琪花 勤求蓝田玉 仙裳异宝 同破碧目光	31
第四回 地底传声 双蛛援石女 莲心御劫 九鬼陷神婴	42
第五回 义重同门 惊心闻友难 情殷旧雨 长路阻仙云	58
第六回 灵石筑 二女话玄机 小琳宫 三仙防后劫	73
第七回 雪岭现神光 魔网张空窥魅影 圣灵藏鬼女 桥山隐迹话清修	90

第八回	把臂驶遥空	缥缈轻烟笼剑气	
	飞光明大岳	迷漫烈火涌元珠	103
第九回	合璧仗双心	离合神光 同消黑眚	
	分身防大敌	纵横剑气 独朗慧珠	118
第十回	传语寄心声	迢递关山 眷怀伦好	
	玄功增智慧	缤纷花雨 独秀英云	132
第十一回	满室焕祥辉	悟彻玄修 欣逢奇福	
	更生怀大德	初窥至宝 再警芳魂	146
第十二回	灵桂吐奇馨	十里香光明彩焰	
	仙禽诛老魅	千山雷雨乱虹流	162
第十三回	阳九肆凶威	无穷大气藏坤极	
	机先消浩劫	一点精光耀碧辰	177
第十四回	父子喜重逢	掌上传声 福临祸去	
	师徒同御侮	空中下击 雾散烟消	192
第十五回	应敌有仙机	宝焰飞光 青霞幻绮	
	酬恩完夙约	梵音出壁 健羽摩云	208
第十六回	弹指阻双凶	妙法无边生幻象	
	飞身诛大敌	红光一线建奇功	223
第十七回	烈火荡妖云	冷焰红光诛二憾	
	冲烟闻鬼语	地灵天象护双童	237
第十八回	平地涌金轮	太乙光生灵石火	
	凌空收匹练	弥尘幡化彩云飞	251
第十九回	毒气落红沙	百丈祥辉援道侣	
	灯花兜率火	千重霞雨戮凶顽	265
第二十回	神物喜仙传	好友重逢 同歼大憝	
	玄功惊魁影	三才并秀 再耀双心	281

第一回

随颶入遥空 天宇混茫伤只影
飞身同一叶 卿云缥缈遇真仙

话说易静与鸩盘婆正在相持，易静的徒弟上官红突然到来，施展先后天乙木神光，竟将鸩盘婆笼罩上空的碧目天罗禁网冲破，所到之处，青霞闪闪，巨木横飞，金光万道，霹雳连珠，冲行血海烈焰之中，如入无人之境。鸩盘婆和易静都大吃一惊。但易静知道，爱徒的乙木神光虽具极大威力，但是敌人神通广大，魔法高强，决难持久。果然，晃眼之间，血焰烈火倏地加强，前面刚被青霞冲开，两旁身后又复排山倒海潮涌而来。加以鸩盘婆连将阵法倒转，阻止上官红与易静会合，故一任易静传声疾呼，相隔仍是甚远。自己又不能离开当地，致受暗算。眼看青霞尽管加强，精光迸射，宛如暴雨，魔光血焰也越来越浓，行进已较迟缓。易静一时情急，关心过甚，一面忙用传声，告以门户方向；一面取出三粒灭魔弹月弩、一粒牟尼散光丸，又将六阳神火鉴准备停当，正想候到时机，只要上官红和自己一对面，立将三宝同时发出，冲开血浪，把人接应过来。忽听上官红传声疾呼：“师父不必担忧，弟子得有陈仙子仙法相助，赐有一道灵符，决可无虑。”易静闻言，方觉爱徒是说安心的话，将信将疑。猛瞥见一片碧森森的魔光由左侧飞起，朝上官红当头罩去。凭着易静的目力，竟看不见上官红的一点影子，这一惊真非小可。

原来上官红自从听说恩师将有一次大难，每日忧心如焚，又以仙机难测，不知应在何时何地。心想：“此时幻波池仙宾云集，内有好几十位法力高强的师叔，鸩盘婆日内如来，再好没有。就怕恩师胆大好胜，

像上次孤身涉险三探幻波池一样，或是先发制人，深入魔窟，那就糟了。”平日对师恭谨，深知师父性情，又不敢开口劝说，每日愁闷在心，老守在易静身旁，防备万一有事，多上一人，不论相助求援，或是事前哭谏，多少总好一点。当易静离山之日，上官红恰巧奉命往后洞炼那五行仙遁。初意师父有这么多同门至好在此，决不会走。谁知易静同了朱文，偶在前山闲游，忽然谈起申若兰久未见面，怜她身世，欲往迎来相聚，已同飞走。等到炼完仙法，遍寻师父不见，心中一动，仍以为是在静琼谷中游玩。正待往寻，墨凤凰申若兰忽带裘芷仙匆匆飞来，告以易、朱二女追敌之事。上官红不禁愁急，当时便要追去。癩姑见她面上杀气甚重，再三劝阻，勉强等了一会。先因朱文也未回来，以为师父已将妖道杀死，往追朱文，以致耽延在外。正和众师叔商说，等师父回来后，请其代劝师父，暂时不要离山，即便定数难移，和众人在一起，到底要好得多。忽见朱文一人回转，面上神情十分忧惶，上官红心已怦怦跳动。又听朱文说起途遇白犀潭韩仙子，得知易静穷追凶魔，误入魔宫，已在九盘山绝壑之中被困等语，越发心魂皆悸，“哎呀”一声，悄悄退出，惟恐癩姑拦阻，也未告知众人，立纵遁光赶去。

鸪盘婆的老巢，上官红曾听师父说过是在川、滇边界的九盘山。但行时匆忙，心乱如麻，忘了询问途径，九盘山是在何地，只得照直往川、滇边界飞去。仗着近来功力大进，飞行神速，不消多时，便飞到川、滇交界大雪山上空。眼看前面冻云弥漫，冷雾沉沉，冰雪万丈，绵亘不断。天气尽管奇寒，下面却一点风也没有，万山丛杂，全被坚冰积雪布满，阴森森的，宛如死域，休说人迹，飞了一阵，连个禽鸟生物均未见到。后听下面冰裂之声，杂着巨响，轰轰隆隆，山摇地动，料有冰崖坍塌。想起这类前古冰崖时有变动，禁不起丝毫震撼。人行其下，偶然大声说话，均能将万丈冰壁震塌。最厉害的是只有一处断裂，发出巨响，震波所及，往往千百里雪岭冰崖全遭波及，一时雪尘高涌，冰沙横飞，宛如万雷怒鸣，天崩地震，声势猛恶，出人想象之外。以为自己飞行太低，下面冻云受了冲荡所致。又知雪山虽极荒寒，却有大群野兽不时经过，如野骡、黄羊之类，常是千百为群，好几天才能过完，骤然遇

到这等变故，十九埋葬在内，何苦多伤生灵？

上官红心念一动，立把遁光升高。雪山本就极高，这一上升，不觉入了罡风层内。上官红温柔谨厚，用功极勤，从不恃强卖弄。平日空中飞行，俱都适可而止，避开地面上俗人目光已足，似此高飞，尚是初次。上来还不觉异，及至飞行了一阵，突又遇见天际罡风旋飙，赶路心急，不曾防备。这类罡气乃两天交界最厉害的气流，离地已在万丈以上，如是常人，早被吹化；便功力稍差的道术之士，也必禁受不住，或被卷入风旋之中。如若不死，超出大气层外，只要真气凝炼，能够辟谷，不特无妨，凑巧还许遇见仙缘，都不一定。人一到此，身轻如燕，天气也颇温和，丝毫风也没有。仰视星辰，多在头上，仿佛可摘，比常见要大百倍，到处明星灿烂。一轮红日，与明月东西相对，时近时远。月光只是一团冷轮，光并不强，却极好看。更无昼夜寒暑之分。要想下降，却被那万丈罡风隔断，非遇机缘，遇到风洞，或是再遇由上而下的风旋罡飙，还须深知底细，拼受数日夜的苦难，才得如愿。但是这类机会极少。由上望下，只是一片红黄沉沉的雾影，随着罡风吹动，宛如狂潮起伏，万马奔腾，非有极好慧目法眼，或是带有透视云雾之宝，休想看出风气中有甚空隙。

上官红毕竟修道年浅，无甚经历，哪知厉害。先见罡风猛烈，似难禁受，便将身剑合一，又把陈岩新近所赐法宝取出防身，居然无事。心中一喜，又是顺风，满拟这等走法，只有更快。忽听异声起自身侧，宛如海啸。心想：“怪不得师长常说罡风厉害，单这声势，已有如此惊人。且喜宝光神妙，身剑合一，吹不上身，反倒加快，否则，如何忍受？”

心念才动，猛觉眼前一暗，身子一紧，连人带宝光，全被卷入风旋之中，往上飞去。先仍不知入了危境，只觉风力奇猛，无法与抗。转瞬之间，身子竟和转风车一般，一路急旋，随风上升，这才看出厉害。先因那风与寻常不同，色作深黑，目光不能看远，忽略过去。及至身被狂风卷入旋涡，不能自制，稍不留意，连防身宝光也受了震撼，丝毫不能与抗，这才心慌。定睛一看，才知卷入风柱以内，风色青蒙蒙的，好似一幢圆锥形的青气，其大无比，用尽目力，也看不到。人在中心，随同

急转，势子比电还快，威力之大，重如山海。如不与抗，不过随同向上滚转急飞，还好得多；只朝相反方向略一挣扎，休说敌它不过，丝毫无用，连身外宝光也似要被风绞散，威力大得出奇。没奈何，只得听其自然，往上升去。想起恩师现入危境，心如刀割。无奈身外宝光已被罡风裹紧，晃眼便是千百转，早已头昏眼花，更须镇静心神，运用飞剑、法宝防身。虽有法力和别的法宝，也难施为，空自惶急，无计可施。

似这样吹了一天一夜，也不知飞有多高。后来快要力尽神疲，暗忖：“造化威力，如此猛烈，不可思议。如今凶多吉少，风再不散，非死不可。恩师尚未见到，反倒送了性命，不特冤枉，也实辜负恩师与各位师叔朝夕爱护厚恩。”又想起从小孤苦伶仃，受人虐待，逃来依还岭，长了一身绿毛，简直成了野人，和畜生差不多。幸蒙圣姑垂怜，传以乙木仙遁；又蒙恩师收为弟子，好容易才有今日。哪怕见上恩师一面，再死也好，否则，死不瞑目。越想越伤心，不禁悲从中来。

上官红正在伤心哽咽，猛觉身外旋势忽止，身又不住东摇西摆，颠簸之势更加猛烈，心想：“我命休矣！”紧跟着，脚底却有一股大力朝上涌来。同时吧的一声惊天价的巨响，震耳欲聋。头上倏地一松，人也被那股大力托住，猛然朝上抛起。惊悸百忙中，还不知身已脱险，人被抛起老高。因这一日夜间只是运用玄功，守定心神，不令宝光离身，不曾主持飞行，身外一空，便往下落，宝光又被罡风裹住，急转了不知多少亿万次，眼前发花，先未看真。后觉身似落叶飘荡，身外压力全数消散，料是脱险，方始定睛一看，面前立现奇景：只见满天星斗，大如盆盂，天色分外清明，微风不扬。俯视脚底来处，数十百幢又高又大的风柱，宛如狂涛山立，突似雪崩往下分散。一片红黄色的风烟似海中波浪一般，接连几个起伏，便自平静下去。定睛往下一看，相隔脚底约有千万丈，竟不知方才怎么会上来的。知道身已冲出两天交界之上，想起平日师长所说，到此地步，再想下去，却是万难。估计离地少说也有几万丈，试按遁光往下一冲，谁知脚底看似无边无际，一片红黄色的雾气，那阻力大得出奇。连用法宝、飞剑试探，均被挡退，端的来也艰难，去更麻烦。末一次施展乙木神光，几乎受了反应，身遭重伤。